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四

祭文

祭伯母

祭徽母

壬辰祭龔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重修萊州府城記

青藜館集

宛平縣題名記

箴

勤政勵學箴有序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頌

萬壽無疆頌有序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有序

省躬滅莠頌有序



10367

說

候氣說

解

周禮圓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露布

擬庚寅禦虜大捷露布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

中學始肄跋

青藜館集

卷

評至言昌言罪言

啓

報許閣師

報王閣師

上趙吉亭尚書

答于穀峯老師

上李九翁座師

候馮琢庵

答王忠銘先生

與邢崑田經畧

答郭明龍祭酒

答王荆石相公

書

與友人論文

與黃纘軒

與李邑令

答謝侍東

與田守道

青藜館集

與修生憲

答黃梓山

答謝侍東

與徐鍾嶽

與沈東霍

答陳芸窗

與陳芸窗

與尹中丞

答楊錦溪

與朱鑑塘

與張育華

答胡克寰

與劉厚吾王懷泉

與登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答孫小溪

與鄭太初

與左雲樓

與吳節菴

青藜館集

卷

答劉靜臺

答邢崑田

答胡隆宇

回馬誠宇

與徐公

答畢見素

與趙裕峯

與劉景老

與李瀛洲

與丁前溪

答朱平涵

與崔蘭溪

答康侍御

與李育吾

上趙南渚

本傳一

本傳二

青藜館集

卷

五

三三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厲孝與較

祭文

祭伯母

吁嗟伯母伯母聞兒言乎兒伯母所撫育之孤猶子如砥者也伯母撫兒兄弟妹暨兒凡四人其三人皆已早逝不及送母之終獨兒在此耳兒昔匍匐欲死母撫之生兒則生矣母今乃死母之病也

青藜館集

卷

一

二百八十七

日夜嗷嗷與兒一至兒今至矣母不復起吁嗟天乎昊天罔極母德如天鳥鳥反哺兒不如鳥兒兄弟早逝亦已兒今在者報亦何有生弗克養歟弗及訣念至如刺怛焉崩絕吁嗟淒淒陰風煌煌燈燭輕紅輕素執悅戒塗伯母長往爰在今夕兒其亦猶幸而及斯夕也過斯夕也兒不得望見母靈號泣母側矣吁嗟伯母聞兒言乎伯母高誼勸諸貞石載在青史而石有所不能勒史有所不能載者在兒此區區之心雖在兒此心乎其天慈之艱

到眞愛之委曲卽兒亦不能自言亦弗悉是以每追惟一二輒痛心酸鼻不可以口吁嗟向微伯母兒何但無今日填溝壑久矣兒幼攫重疾淡食竟三歲麥菽米肉醃鹽之屬一入口輒犯而母時時市他甘美藏以啖兒助之無犯醫禁其啖兒也卽吾姊吾弟有不令之知者三年如一日焉母恩之高高於天厚厚於地兒安從測涯際乎兒幼愚頑其於伯弟綸稍左母叱吾弟且以慰兒久之使兒媿而感感而自省友愛之心隱然如萌兒每憶

有衣不自衣裁以授兒迨今裳衣設而仍虛母有
食不自食持以分兒迨今肴醴陳而不御兒螻蟻
之情誠切犬馬之報安罄而兒方有所託於伯母
也當我母哭我父時我諸嫂繆以俗見爲解兒仿
彿憶其語似謂哭夫非美事必以不思不哭堅持
不動心爲貞者使我母聲不敢數發口不敢顯言
沉鬱延綿晝昧以死跡其食不下咽猶強受之雖
以誘兒亦似自諱故我母之殉我父志則遂矣而
兒竊料其鬱儻尚未之開乎願伯母見我母時爲
道兒言此綱常大事也已聞之聖天子且旌之矣
伯母撫育之深仁卹孤之大義復諾之明信兒之
母當率兒兄弟姊妹迎而稽首兒之不能報者兒
之母其或報之嗚呼

祭嶽母

於乎好修底行伉廉其寔士流寡覲而况婦女在
易主利厥屬坤陰陽義陰利儒者亦云道與世喪
利令智昏雖復衣冠行劣攫金義利之辨孰亡孰
存卓我嶽母不求不忮纓弁所難筭黛所易粵昔

先妣下從有期諸兒姻家咸有所遺獄母來省相
抱而啼妣爲勉興親出笥衣親脫耳環爰納于袖
毋泣而辭萬卻不受於乎於斯會也變值垂絕時
邁昏夜受之有名辭之誰潔而母硜硜不移隄防
自設寧使死者之目不瞑而不使已之行誼有缺
於乎世固有乘人憤亂之際而利其有持不堅之
讓以文其貪惜人之情以失已匿中之惡而汗顏
于以窺毋曷能一斑故予每謂母斯時斯心可質
天地可對鬼神不奪嬰幼不欺死人事處其細念

露其真冥冥匪情昭昭匪信若也須麋關西等倫
竊用自鏡恐令泯淪且夫予仕有歲母以貧終雖

夫東方祿薄趙壹囊空

豈

遂無所藉手以佐朝饗姜

桂之性崛強其恒方用操彼之虧濟此之成偕老

鹿門以饁以耕曰受汝賜斯亦已豐何虞三載相

繼上升於乎岳父之逝執紼貽嗟嶽母之殮再阻

京華職慙半子恩負外家追惟悼痛零淚如麻于

以采藻于孟之涯于以酌水以象清嘉鸞迎霽日

鶴舞丹霞母過我耶爲駐香車於乎

壬辰祭張阜先壟

維我高祖曾祖晦跡村聚胼胝奉公忠厚篤祐肆
逮我祖德善增修式弘庭訓貽厥孫謀我父我母
生我劬勞烏哺莫展風水空號維昔二親相繼見
背諸孤癡愚飄飄夢寐憶父病革似欲有言兒不
在側視不可舍母訣兒時尚慮兒饑固握兒手涕
泗交頤呱呱滿前痛割肺肝奄忽長往悲哉九原
孝敏伯父爰恤兒孤調護撫養所生不殊父母骸
骨伯父是安諸孤婚嫁伯父用完兒病累危延醫

青藜館集

卷一

五

三百四

生之兒知循誦延師成之于中艱難伊誰則識欲
報深恩昊天罔極己卯之役伯父遙歸狗馬有心
至今歔歔維我大伯經年書屋白首垂規青燈課
讀二伯憐兒每見輒憾豆肉觴酒時分餘瀝望兒
殷殷庶及其在日暮途遠竟不克待吁嗟季臯賢
弟良友父母沒時汝六我九疾痛痾養相倚爲命
學舍齋鹽廿年與共鄉書偕領孰爾坎軻藉令爾
在家聲如何昨當己丑謬以眇末賜同進士承恩
釋褐嗣選庶吉讀書中祕遂官翰林簡討金匱蓋

皆祖先祚此門閭累世之積於焉渤發項者徼惠持節河南得以其暇汎掃荒阡敢告新榮敢薦時物豈其私供莫非天祿自惟詞臣職在禁地獻納論思厥稱不易尚藉先靈保佑申重其旋元吉錫福無窮尚饗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國典凡天下府州縣有城隍之處皆得祀城隍之神神皆有屬統屬相承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青藜館集

卷

六

三百六

而顯佑之尊弁於百里也蓋自黃帝氏設爲高城深隍以保障社稷而捍衛人民後之君子因而義起于是其制大備然其始也竊以爲大地之精英靈爽無之非是其崇而爲城郭濬而爲溝池大地之氣意必有與之俱崇且濬者以司籙于杳冥而受命于 天子其尸伯爵之偉封而領職方之分寄者如是而已故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神之誕辰世有絕而復甦之人亦誦浮提王誕辰甚悉而倪岳氏據理剖斷直以爲謬妄曰本非人鬼安得誕

辰其曰本非人鬼者正謂城池之靈自然之氣若
或爲之主宰爲之役使云爾然而生死之嗣續固
終魂魄之代謝無已紫極丹書之府卽不可知而
以人理揆之倘亦有如騎從超騰作上神于淮右
泥渠玉穎促國王于遮須者乎何也天地之氣運
而不積新故相代以成悠久理固然也又宋之寇
萊公隋之韓擒虎二人者皆爲閬浮提王一則得
于王克勤曹州交政之詢一則見于韓將軍柱國
閬羅之咏互遷更代之理舉不能違之矣然則歆

山藻而快壯麗神豈其有心而崇巍哉而肅瞻仰
人獨忘情也耶此吾於江都甯鎮邦諸人嘉其醜
金奉公之義諒其日監若臨之心以爲是有司者
之所褒嘉而神明者之所亟予也且夫陰與陽一
理也羣察合而邑令操其柄衆曹協而顯佑握其
統是故邑而有饑寒愁苦囂凌誣詬之民責在有
司邑而有陰慝隱惡法不得加刑不及創之民責
在顯佑邑而有讒險阻詐閃倏變幻之姦責在有
司邑而有妖厲鬼蜮魍魎魑魅之姦責在顯佑不

寧惟是幽明之倪也神人之宰也明者待見而見而幽者常見于未見之先人者待爲而爲而神者常爲于無爲之始故夫民隱阻而告公從其上帝之奏先之矣銖兩之奸細而求必獲其誠神之機啟之矣善政易泯而上必聞其誠應之妙通之矣旱麓之詩曰清酒旣載騂牲旣備以享以祀而終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蓋惟神有感通之德故能使人以騂酒致享亦惟君子有豈弟之德故能使神以景福致勞也是歲爲萬曆甲辰蜀李瀛洲父母之爲卽墨方期月之時也而廟之修葺適成予之記此良重有感焉神人畢新幽明咸理倘惟此時爲然乎是役也起庚子春三月訖甲辰夏五月殿易其傾圮寢新其污壞兩廊諸司拓爲十二楹凡楹之間各爲門門各爲扁額司其上而此外爲隸卒房二區二門之外東西爲土地鬼王廟二區焉首其事者予戚生員江都邑人甯鎮邦也

重修萊州府城記

萊舊城築于洪武辛亥迨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

曆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惡並海戒嚴攻築
之議用興事在丙申丁酉間始其事者兵憲金壇
于公郡大夫南城王公也亡何二公輒相繼去繼
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
輟戍戍 天子念萊股肱郡特 勅儀真盛公備
兵其地而已亥 命推擇諸郎曹之有經濟才者
出守萊得永新龍公龍公之至爲是歲十有二月
時東事業已告捷凱旋矣衆見以爲役屬得已志
稍稍懈而薦沴乘之戍人枵腹修營之需一亡所

恃故于時議已者半初倭之道也或以爲我實賄
之去且復來來必不于故道萊牟之間亡寧日矣
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築者亦半龍
公曰是皆不然吾聞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
者有以觀政吾飭政爾寧小醜來不來之間且非
常之原也已倪弗因再始滋難弗智澤門之謳我
則辟之而以其勞怨遺後之人弗仁利九弗圖害
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侵吾將以此修掾焉旅戍
萊而食萊食等耳與坐而食毋寧以役其築也遂

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
公自爲經營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聞獲
減郡租什二而緩征平糶發廩勸分諸政一切瀝
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滯之蠹
冗羨之耗悉以二筮法裁之其它積逋之迫鰲稅
之苛采權之噬雖復移檄稱旨日相劾午而不
難以其意爲調停身爲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
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下清滯之令而
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固窮之卹而士

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
與俗交安于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弗孚也
夫然後命執事者括墉四面概揆橫亘而以其未
築當其已築得其爲十倍者二及還以已築之費
籌未築之儲二十而計之未有其一公曰是易耳
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耳二公因各以一歲俸金
爲捐郡貳而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夫割貲屬邑效
義輸者踴躍獻者絡繹而公度所入已及三萬七
千金有奇蓋於前所慮二十倍之額僅僅駢遽止

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某官曰此莫非官祿民膏也爾其司出納有覈無漏謂某官曰木石甃墜之事爾爲政無草惡無苦窳謂某官曰爾其畫地以專作者省試視成毋瑕而不堅以爲舊貫羞謂某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之陶常使待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旣又申之曰各敬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成時惟爾功不者亦惟是爾執其咎蓋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

尺濶貳丈而是時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有麓礧甃直上聳擢而壁立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鑲之鎔鑄金城也哉城之上爲大樓四于門小樓四于隅門隅之間每若干步爲一舖舖合廿有四城之下周池成淵其廣七丈池之外繚以郭垣柵之其圍如其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資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戍樓八以防不虞藺石渠答莫不畢具而貌 玄武于定海如

故事剖景陽一面東西二樓祀文昌武安之

神制廼大備然是時金羨者尚以千百計公因偕
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稱善乃北顧神京蕭然
如有所對越者曰戶牖之綢皇圖之鞏封疆小臣
乃今幸免于戾矣乃西眺浮柔之故虛東望島夷
之京觀曰姦宄蠻夷尚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
湯者何旣乃南睇膠水又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
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穀梁氏曰其民足以滿
城而八萬來歸匪城則廣子輿氏曰築斯城也與
青藜館集

卷一

十一

三百廿

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
可想矣凡我僚采尚得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
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保障也方其城弗城
之亟城旣城矣弗城之恃蓋觀察盛公之所以屏
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率是也萊民其有藉乎予
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于公王公在民之政亦
因可考焉

宛平縣題名記

宛舊無題名有之自邑令定襄薄侯世祐始也于

時爲嘉靖己酉翰簡高平郭公鑿實記之所載自
洪武己酉而下凡令丞簿史姓名爵里罔不臚列
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又五十四年爲今壬寅適尤
侯蒞邑之三年前刻所虛者業盈無餘窾矣於是
尤侯謀更樹貞砥爲後來者地而以記屬不佞蓋
不佞之知侯也舊萊之政向與接壤之父老子弟
共風被之宛之政今與 輦轂之縉紳學士共日
擊之大都死之罷什萊劇百萊牽制而不可問竄
端匿跡莫之窮竟且萬于萊迺侯之實心實政愈
青藜館集

卷之十

十二

三百五十七

久愈著所以俾民康而事底于理者猶之乎萊也
而一時僚佐亦靡不蒸蒸淬礪兢兢奉職業唯謹
則侯固有以倡之矣是以四民樂業百里晏如頌
聲沍沍洋溢三輔卽無鐫也侯之民百世之後其
誰泯之然而必爲此者不直爲後人地繫侯將用
之以自省也孔子之作春秋書爵書氏書名皆有
微義袞鉞是寓齊豹冀得不畏強禦之名而卒不
書名漆沮黑肱朱庶其三臣竊邑求食無望於名
而必書名名之垂亦大可畏哉先侯而去者若而

人其名存其政可考也繼侯而來者若而人其名
存其政可考也其臧則旂常之揭其否臧則鼎象
之鑄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侯若曰使
我免指摘于來而罔儕不肖于往則有斯石在乎
蓋侯之心與政皆所稱實矣其顧名而實之圖者
方凜凜也斯其侯之心也哉侯政績已成旦晚且
遷秩去後之吏茲土者尚亦心侯之心乎斯石其
永有光已

箴

青藜館集

卷二

十四

勤政勵學箴

有序

館課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瑩精太平宵衣求理殫
心緝熙之學日新匪懈如辨色而臨群臣經筵時
御汲汲皇皇蓋十七年於茲矣頃者深拱大內玄
修靜攝穆穆天顏卽二三輔臣罕得而覩焉儻所
謂無爲之治主靜之功耶抑意在尊生厭膠擾而
喜冲寂耶乃臣聞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夫健而無息者天也強而不息者人君之所以
配天也政不勤不可以語強學不勵不可以語強

不强則息矣息則視昊天之道稍稍違矣且語有
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何者惟其動也故人之形
動則精流精流則神暢而純嘏之慶臻焉臣未見
百有十歲者非業業之舜而以壽考稱者非日昃
之文也輒忘其賤且愚吐露芹曝撰勤政勵學箴
以獻

古皇建極配彼昊天天行惟健皇王憲焉可畏非
民六馬是馭萬幾靡遑豈其逸豫丹書敬勝湯盤
日新閭閻者學匪恒胡臻芳躅濯靈比如日月迨

今中天炳烺高揭王路陵夷彼昏不知倦勤晏起
千古貽譏甚乃糟丘亦或焚典人怨天棄大命斯
殄我皇嗣統泰道洽翔雄斷迅霆沃澤春陽味爽
視朝登闕峻烈稽古正學寒暑不輟以斯繩懿大
明方升脫爾陰霾光其冥冥百里之行九十則半
靡不有初昔人所歎願奮英睿肅此乾綱有嚴有
翼無怠無荒珠玉錦繡號曰醜毒聲色伐性斧斤
匪酷戒之遠之熙淳飲和燕妮時少晉接時多衣
袂飭治母曰未漏廣廈細旃師保先後日慎一日

虔始厚終盛德大業與天無窮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聖道寢微伯功斯競黃老申韓迭執漢柄卓彼諫
議堂堂正正神爵一疏伊訓說命儒術迂濶從古
以然退而巖居清風萬年峩峩匪丘纍纍荒阡有
巖者祠翼出其前鄉人曰嗟賢者之墓卯金以來
若或呵護矧遇熙朝而困樵牧羽士廼延比廼墳
戶地環三山大海南流田足饘粥官無徵收匪以
惠私言勸好修山兮海兮吾道悠悠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館課

臣竊嘗考福極于箕疇賡維祺于周雅乃知久道
成化皇王之所貴大德得天今昔之所同也恭惟
我皇上神聖當陽優游敷政治成而不毀世德
咸熙澤衍而愈流人歌孔固蓋振十一葉以重光
歷十八年如一日矣維茲八月序屬仲秋涼風熟
海外之蟠桃佳氣散塔前之蕙茝金莖露浥乍傳

仙掌之芬華渚虹流適介神樞之會是日也天朗
氣清藹祥飈其戢塵巷舞途歌合百神而受慶於
是羣后玉帛畢獻彤庭萬國冠裳盡陳丹陛披氤
氲於翠蓋雉扇遙臨薦清馥於瑤卮鳳笙初度輝
瞻南極壽與天齊祝罄華封聲隨嵩應乃臣猥以
蟲技濫役鵷班黼辰飛龍覩天顏之有喜寰區星
拱卜聖曆之無涯蓋驗天以人徵今於古固未有
時逢全盛祿位名壽之咸臻化洽重熙富貴康寧
之悉備如我 皇上之今日者也輒攄一得之愚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七

三百五十五

敬上萬年之頌豈曰金鏡聊比野芹

頌曰維皇秉籙闡繹世德秩我萬品皆有法式厥
恤無疆厥所無逸天保乃定乃錫福極於維聖學
日有緝熙細旃廣廈惟時惟幾開曰有益樂故無
疲恒以一德而年斯彌昔文壽考誕登道岸皇曰
我師無然歆羨光于上下虞德乃見丕赫皇孝重
華有爛維秋之仲壽域弘開梯航萬里筐篚其來
簪組如雲嵩祝如雷黃金作鏡紫霞爲杯璇源未

艾寶曆方隆日升川至

南山永同臣拜稽首頌德
崑崙牧寧我人與天無窮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有序

館課

庚寅春土蠻卜言召周擁衆內犯大將軍李成梁
襲擊之斬首數百級虜遁去先是 穆皇帝俞大
司馬議聽俺酋自新爲開市雲中塞用示羈縻所
市馬頗不當中國用然以視戰費省什六七邊垂
晏然國家賴其便其後虜益狡徃徃市金繒於西
而寇於東遼東並海浸苦虜患今 上英明天挺
臨御以來嘉與三事大夫籌所以制禦蠻夷者

廟謨宏遠威武紛紜其賜大將軍勅書若曰自古

青藜館集

卷六

十八

三十四

泰寧之世不恃外而忘內謹備西北 皇祖所以

有明訓也爾尚詰戎厲武殫安攘之畧以壯國威

毋令虜逞志於我時惟爾功至是虜果畔約束悉

集諸部落引弓之士乘夜南下蕩搖我邊疆維時

邊鎮城堡防禦戍守鞏於鎖鑰而兵勢若雷風烽

燧甫燔羶毳未設而我奇兵夜斫其營虜幾駮喙

質明虜引兵薄我城下我軍堅壁勿與戰而伏偏

師邀其歸路虜旣鹵掠亡所獲則出故道去復以

輕騎躡其後及雕背虜憊方解甲牧馬我師夾擊

之伏兵角之追師犄之相與踣之虜大挫而遁梟
其渠帥十三人俘間諜者四人斬首二百八十有
奇獲器械戎馬以千數蓋累世積威爲之一振羶
裘破膽矣是役也畫方畧犯矢石雖文武諸臣與
有力然非 皇上神武跨越千古其孰克臻此不
績昔者鬼方之克大易揚其徽猷狝之伐石鼓歌
其烈肆我 文皇帝清流之章解學士縉咸賓之
咏皆以宣布威德垂之無窮豈以明天子在上迺
軼虞周近符 文祖而或使碩功泯泯哉聖功赫
奕而不著聞後嗣何觀臣于是誦捷音揚休美拜
手稽首獻頌

頌曰皇威丕燁震聳殊荒薄海安瀾來享來王蠹

茲天驕長蛇封豕狡焉匪茹聳我邊鄙惟邊有防

虎豹九關金城湯池刁斗夜閑羽檄斯馳星飛電

發元戎制閩恭行天罰猛士如雲啣枚疾趨胡騎

相躡血流攰逾扼險出奇我握勝筭阻塞而軍高

壘勿戰爰走偏師追奔逐亡渠魁是殲殺伐用張

笳鼓雷動什物山積盡境而還周得上策耕牧熙

恬士女謳吟遼水湯湯酒此妖氛匪將則能明主
之力穆穆宸極赫赫絕域英聲濯靈萬國從風咸
用悚息罔敢引弓聖武布宣豈曰窮黷鱗集仰流
永介景福

省躬滅彗頌

有序

館課

是歲閏三月丙寅彗星見箕尾間時上方以靜
攝故端拱大內顧瞻悚惕彷徨不能寐于是深惟
痛省巍然改圖爲朝羣臣親廟祀屏佞倖求直言
杜隱憂飭邊備戒沉湎慎起居勤政厲學懲忿窒

欲以務于應天之實而又詔內外臣工咸修厥職
期于興起怠玩蕩滌私邪祛虛文而剔積弊以共
謹天戒交相修省益不崇朝彗滅臣乃今知天道
遠人道邇子產之言非也世寧有勢遠而感通易
者耶臣又以知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包胥之言亦
非也人者能與天競勝也耶夫人主天之子也父
母愛子則必期乎成全之成全之則必時時動其
焦勞之心而後已是以當其不悅輒徵之色不悟
而有鐫譙之言又不悟而譴責乃至故惟善事親

者爲能回愠怒爲欣喜其不然者遂因而獲譴蓋
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夫承親志者不于色回天心
者不于象其有及乎董子以警戒爲仁愛而測傷
敗於灾異謂此也三五以還天人之際難言之矣
五星聚井漢廷其休熒惑守心宋禳其咎迨今侈
爲美譚乃所稱禳咎云者善言出而熒惑退也言
不可謂省退不可謂滅楛以事親終虧底豫方斯
眇矣故我 皇上欽崇之精玄通穹昊感格之實
度越千古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撰頌以獻

頌曰天啟我明受命斗精十葉維后於皇丕承冲
德夙茂久道化成七政斯齊六階用平抑誰爲沴
攙捨夜見帝曰朕躬無以罪萬寢罔攸寧矍焉避
殿樂徹太師宰夫減膳謂睽而否實淤太和有肅
穆清宸旒峩峩謂渙靡萃孝思如何闕宮儼臨周
雍以歌孰我藥石兢兢骨鯁孰我美疢儉是用屏
兢業于幾張皇于境殷鑒淫泆罔有馳騁彼忿如
火其來燁燁忍以爲箴羹墻韋弦彼慾如流始乎
涓涓淡嗜希御隄防允堅曰昔勳華實資禹益王

綸有赫百職無斃臣哉鄰哉乾朝惕夕匪臣則能
言式厥辟皇帝明德其馳若神圓轉景從捷不踰
辰妖字銷亡祥光紛紜貫珠連貝天策焯焯繫昔
河渚告符者五我皇得天陶唐作伍噤彼有爛宋
隕魯雨皇握其樞莫我敢侮羲曰氛祲皇曰馨香
保障以變皇軌其常大易修省天保熾昌躬斯集
斯降福穰穰赤日方中靈貺有淑年兮世兮維姬
之下小臣葵藿頌以爲祝敬戒無忘永綏天祿

說

青藜館集

卷十四

二十二

三百五十九

候氣說

館課

夫諸家所稱候氣之說蓋紛紛云制本古初法敘
歷代不可謂不詳不可謂不審然而僉有成說迄
無左驗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人自難也人自
煩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日至可
致天誠如此地亦宜然而加之候氣於形驗無於
有非涉高遠非勞布算乃竟令千古而下有曆而
無律也是說者誤也蓋有爲黃鍾九寸之說者以
爲冬至陽生其深在九泉之下距地九寸故以九

寸之管候之大寒而後陽漸以升律亦漸以短馴至小雪而陽氣所距地者四寸六分六釐而已候以應鍾是也此一說也又有爲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者以爲升陽漸盛故三寸九分陽之始也盛而至於蕤賓之九寸而陽極歸陽漸損故九寸者陽之極也損而至於黃鍾之三寸九分而陽復始如環無端焉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必有合矣然謂陽終於四寸六分六釐者或非附相爲宮之法謂陽始於三寸九分者或非雷在地中之義其於以候

氣槩乎其未盡也且氣之候也未可執以管之長短也未可執以地之淺深也執長短淺深以求氣者是先爲曆而強日月五星之合也故所稱分數云者可用於中氣已得黃鍾已定之後以爲生十二律之法以不可執之以爲候氣之法且天地之有氣也非猶人之有脉也歟哉脉之曰寸曰尺雖有定名而候無定法曰臂長則疎其指短則密其指肌厚者重之薄者輕之期於脉與指相得而已故愚請以候脉之法候氣百不一失之術也蓋昔

黃帝命伶倫斷竹以准鳳鳴以定律呂持以候氣
蔑不應者人徒見其氣之應在既有律三之時而
不知其作用乃在准鳳鳴之時夫禽鳥得氣之先
是以鳳凰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其聲中聲彼當其
聽而准之也吾意卽黃帝之聖伶倫之聰必非止
爲六管以准雄鳴止爲六管以准雌鳴亦必非一
吹而輒似必且多爲之管更迭以吹以求其似焉
聲似而氣乃協非偶然也故今之求中氣之法當
如黃帝求中聲之法欲如黃帝求中聲之法非多

爲之管若醫之候脉者然不可矣誠多爲之管自
極長以至極短而長短之間毫忽錯綜不但若蔡
元定之所謂以一分爲差者而竹必厚薄齊一置
必密室緹縵之內必均其土必隔以木夫然後實
其灰而候之宜有應者若乃應有先後先後之中
又或有久近出有多寡多寡之中又或有全半試
一參酌中氣立辨而又試之中聲以驗其和揆之
圭景以驗其正以已應之管加之聲和景正之符
吾不知卽太古之黃鍾胡以異此蓋至是而後實

之相忝以度周徑以起積分長短淺深可施而十
二律可得制也或曰律之不能冥符自昔歎之黃
鍾應他律未必盡應施之一歲二歲而應數歲之
後未必盡應將古樂竟不可復也愚以爲此皆未
定中氣之過也夫人必脉與息應而後爲平不然
者病醫不能執平脉以驗病脉而以病脉疑平脉
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吹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
相并此以中氣準之而知其爲殺氣也師曠聞樂
而識南風之不競亦以中氣準之而識其不競也

要之中聲中氣自若也曰若是則三代而降太和
洽而風氣正之世尠矣卽欲候氣其毋乃以病脉
驗病脉乎是又不然輓近風氣雖謝上古然不可
槩謂之未正較數歲必有一歲校一歲必有一時
吾聞之事有不可以冥冥決者則多其法以求之
氣之未應候以數管氣之未正似亦宜參以數歲
古稱禮樂百年而後興彼不獨欲積德致和或亦
有參驗其中焉是未可知以今樂之不興垂二千
年而動謂百年爲迂說抑過也大抵人心有自然

之和亦可以宣之使和其能宣人心而使之和者必其故洩於人之真心者也古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惓惓中氣之求意正如此蓋未有機之不協而感之能通者傳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嗚呼厥旨深哉

解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館課

夫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解之者非也凡聖經以已意解之則難以聖人之意解之則易以聖人之

青藜館集

卷六四

二十六

三百五

意解之猶難以聖人之經自爲解則易何也已意者管蠡而聖意者符契也以聖意猶或以爲強合以聖經則可據以爲斷案也吾觀讀周禮者其於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之說何其舍聖經而自爲解也夫圜鍾生於房心房心者天帝之明堂函鍾生於天社天社者地神黃鍾生於虛危虛危爲宗廟此宮聲之分屬於天地人者也圜鍾太簇姑洗之相繼而爲天道也太簇南呂姑洗之相生而爲地道也與夫黃鍾太呂應鍾太簇之相合

而爲人情也此宮聲以下之樂各宜於天地人者
也可無容論已若夫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則自漢
以來竟不得其解焉謂樂至九變而盛以漸而殺
如隋氏禘祫降神皆九變其於享祭者一變之類
耶王者饗帝饗親厥惟一理豈其尊祖敬宗者獨
隆而父天母地者顧略也謂樂或有以少爲貴者
如祖瑩氏所稱五郊天神尊於人鬼理宜減降若
宗廟九獻天地七獻之類耶夫宗廟之祭王后二
裸故通七獻而九天地大神無適爲裸故獻止七

焉此有說也樂之變也何所稟程而九八六之遞
爲降也儒者求其解而不得則爲之說曰圜鍾在
卯卯數六故六變函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黃鍾
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蓋樂之變數類用其宮之本
數如此噫似也然而得其粗未得其精也夫聖人
精蘊寓於器數卽不假安排而微顯鴻纖咸有攸
當故玉用四珪象四方物之初生也牲用一犢象
純一也乃樂變之數禮之大者而曰當於其宮數
非有當於天地人之數必不然矣且薦神之樂因

其獻享一獻一成毫髮不渝而顧於下神之樂漫無因而爲是差等也又不然矣愚不敢以已意妄爲之解姑以聖人之意推之其言樂之大凡也曰一變而致川澤之祇再變而致山林之祇蓋六變而天神可致焉樂之以一變致一神至明也信以一變致一神則六變者母亦鄭氏六天之說乎變之八也母亦如所謂宣八風之氣乎其九變也母亦以萃九廟之靈乎樂必格於司令之帝而後及其餘必洽於邇而後旁達於遠必蒸於一世二世

而後通於上世此其理之可推者也夫世之非鄭氏者徒以天性也帝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也故謂祀天祀五帝特聖人制禮之名目而六之說見謂不經噫如以一理而已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告天而不及地卽天與地亦不得爲二也天與地可析而爲二則天亦可析而爲六矣合一不測之神推行有漸之化統名之曰天昊天上帝五方精神非自鄭氏發也吾惡知聖人之意不出於此也夫帝出乎東方之震

終始乎東北方之艮八方之內無非神者是以白
虎通之論社曰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土立社示
有土尊焉廣博之土不可徧敬則其神當亦不可
卒致此樂之所爲八變也九廟之說或者疑之以
爲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祧乃
有九廟周公制禮之時七廟已爾而以九變當九
廟何舛也夫九廟定制禮樂鉅典謂廟制尚虛而
虧全樂乎且繇組紺遡后稷幽遠矣樂窮於九極
其變也是皆聖人之意可以默會者也雖然寧獨

其意聖人蓋嘗言之矣曰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夫旣曰若矣安在用其宮之本數宮之本數必
然之數若則容有不必然者或者非此祭則不必
及此變也且天神地祇各專其一乎何皆之爲言
哉皆之爲言不一之辭也故愚斷以爲是六天八
地九廟之謂也又上下經文參互考訂尤有可據
者如云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非時祭之樂
乎此之奏於圜丘方澤宗廟也非大祭之樂乎宗

廟大祭合羣廟之神而謂天地大祭非合分祀之神此惑也合之矣而謂天不必舉其六地不必盡其八抑又惑也大抵天地鬼神聞於無聲况一舉樂何神弗感何有漸次第以聖心誠敬肫懇想其創制之時精神凝斂思慮周至惟恐冥漠幽遐感召一弗及神不予格以故意之所游樂變因之是聖人之精也若曰區區器數間求之聖經不幾而裂乎愚重懼其裂也據其辭會通其義而爲之解

露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

三

禦虜大捷露布

館課

萬曆十八年某月某日臣某奉詔經略諸邊遂平逆虜謹報非常大捷者竊惟聖人不怒而威虎賁耀九伐之武帝王以全取勝龍沙收一戰之功遵神謀睿算於明廷殪封豕長蛇於絕域有嘉折首無敵惟仁睠茲漠北之酋夙負天驕之號自我

成祖奮雷霆之勇驅本雅失里而親爲犁庭迨我穆皇弘天地之仁獲把漢那吉而不以鼙鼓結

以恩義俺答榮王爵之封示以羈縻部落款玉關

之貢維時我方隆修德修名之化舞于羽於兩階
彼亦稱不侵不叛之臣效幣琛於重譯乃老單于
物故而寢以敗盟至小王子崛強而敢于首禍忘
我黃衣廩食之惠恣狼子之野心構乃控弦擐甲
之雄肆蜂蠆之毒尾始猶駕言瓦刺繼則直犯臨
洮惟是承平久而人不知兵以故鋒鏑合而虜多
得志煙迷塞月達烽火於甘泉馬汗胡霜馳羽書
于闐下皇赫斯怒撫樽俎以計折衝師出有名聽
鼓鼙而思將帥臣某猥承推轂謬試登壇聞命而
卽日戒塗分符而如期受事獨當大任豈詩書禮
樂之克敦祇奉天威真旌旗壁壘之皆變便宜從
事飛輓合而軍有見糧甘苦與同義氣激而人懷
鬪志按乃風雲龍虎韜鈴集帷幄之前籌比乃劍
戟戈矛貔貅操中國之長技下逮千夫百夫之長
咸止六步七步之齊建中軍而親執鼓桴召諸蕃
而共成犄角聲罪致討昭昭乎直在我而曲在夷
料敵出奇桓桓然扼其吭而拊其背彼膚不遜尚
猶逆執事之顏我武維揚爭欲斷匈奴之頸金行

應律正太白之當天殺氣橫秋見衆赤之夾口譬
移泰山而壓卵誰持螳臂以當車一對壘於臥龍
寶鼎之間已見勢成破竹再設伏於碧井蓮華之
隘頡令股栗前茅諸凡蟻聚蜂屯殆同枯朽何止
土崩瓦解並爲鯨鯢野鳥窺羶毳之巢黃河流腥
羶之血殲火落赤於白刃未許羣醜餘孽之遺繫
捨力克以長纓况自名王貴人而下歡呼雲徹凱
歌雜笳鼓之聲氛霧風清沙磧辨關河之色壁沉
赤水長澄瀚海之波霞映瑤鑄重勒燕然之石自
遣某官露布以聞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

館課

余觀元始鹽鐵之議一時諸文學士論難蠡起慮
亡不抗顏而引古誼者乃竟謏焉夫亦其自詘之
也醫之已疾也有不得不用烏喙者要在制其毒

俾不爲害而已今不言制毒而曰必不可用其誰
信之凡衰世之法利害相兼是非不相掩槩指其
非併掩其是辨愈疾行愈力然則雖曰爭之其實
激之此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文學稱說先王
依附仁義其論正矣財利不必非仁義也且鹽鐵
之利七八而其害二三大都則行之而不得其人
之故夫行之而不得其人寧獨鹽鐵哉將以弘羊
而遂廢天下之大計乎古禁數畧今或弛之古無
鹽鐵今或權之時則使然聖人不得違也然弘羊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三

三百五

卑卑矣

中學始肄跋

余集中學始肄成客有過余者曰是編也其將爲
中人鑒邪鑒之言鏡也妍若媼無遁形焉妍之取
媼之遺鑒乎何居余曰客知鏡鏡未知爲人鏡夫
羽毛美澤山鳥對舞骨相險凶攬者撲地若必以
見撲爲良乎銀華火齊將焉用之且易兼吉凶疇
衍福極疇爲畧矣非也事故有可以反觀而覲熟
思而得者樂則玩玩則思爾曰書固能使人思乎

不然人之於書當其厭觀不終篇棄去其怡然有當於心也不覺其再之三之熟之復之繹而思之夫孰使之也意者其有靈機而不容不然者耶子曰書不能使人思也夫是編也能使人樂玩焉已

評至言昌言罪言

館課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儆戒之謨興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於是乎有挽回之論其居官任職明諍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乃位在匹夫而操清議亦安見非忠故人臣者爲言

青藜館集

卷八十四

三十四

三百四十三

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徃徃略瑕疵取大節儒者挾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短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之略蹇諤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否疎密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爲喻倦倦於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於風行俗成以奠丕基厥意美矣吾聞臯陶陳謨垂戒丹朱山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三十四篇慨時憫事

道古刺今如所稱復肉刑修閭井立邑長定賦稅
蓋鑿鑿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總威福
之柄信桓靈以後之藥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
橫河朔諸軍狡焉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
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
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
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死亡
之誅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
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三百五十二

而以末爲本者也夫文帝之於禮樂雖曰未遑顧
歲首存問郎署止輦養老諸政大略皆其已能所
不能絕者獨擊兔伐狐馳騁遊獵之娛耳以帝天
資之美藉令以罔遊於逸之說進當與古帝王並
驅而山第爲紵臂徐徐之云且曰與衆臣遊宴與
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毋亦度所能行卑之無
甚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綴衣虎賁無
可忽焉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禁其輪囷
亦見惑也已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復肉

刑敢與文帝相左蓋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時哉荷戈禦獸奔走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趨蹌不妄而愚所可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荀文若之薦至而統已參孟德軍事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瞽者臨窅而教之前統其可追乎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尤以自治爲上蓋罔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令制度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

十四府而已嗟乎當時本務卽不可知乃閭寺廢立見於劉蕡所對者亦足用寒心矣彼藩籬之寇此室內之戈也彼痿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將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具有宰詔越終不減故曰是以末爲本者也大抵諮詢欲博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夫評品析衷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槩乎其無當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有

足多長統曉曉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涼他
尚何說也嗚呼臯陶勅幾於風動大禹敷文於逆
苗姬旦銷釁於流言吉甫收功於孝友動爲哲模
言爲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啓

報許閣師

十年柄政功滿天地之間千里奏言心懸日月之
際彤陛之瞻戀斯切白雲之怡悅可知喜佩德音
祇申下悃恭惟老師座下老成謀國猷畝憂君昔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七

二百七

贊黃扉共羨禹臯之一德茲耽綠野言偕巢許以
同盟豈其興盡而旋信矣不合則去蓋明主方懷
不德之懼符讓漢文而老師獨抱國本之虞希心
賈傅忠留政府是謂一个臣之保子孫跡托醫囊
何幸聖天子之賜骸骨匪兇率野尼父之道未非
白馬執言王陵之義自正此其卓爾大雅已協于
緇衣賢哉大夫永光乎青史者也乃一辭而退方
重泰山而片言之來忽榮華袞蓬萊雲切遙窺魏
闕之心桃李陰分私布門牆之誨宛珪璋之可卽

儼警咳以如臨其學圃鬼園識拘蟲隙操齊門之
瑟旣見三麾厠冀北之羣謬承一顧平無奇語至
謂粹然有先進之風愛有餘褒且欲哀然置舉子
之首媿反觀之亡當卽竭蹙其奚酬嗣濫詞垣猥
趨函丈爲卵爲翼孰測大造之恩是結是銜靡效
涓埃之報伏惟凝酥葆素以社稷之身爲身適志
暢懷後天下之樂而樂燕雲在望或飛清夢于鷓
鷺江水方澄知散幽襟于鷗鷺某不任感激訢慰
之至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八

三百九

報王閣師

絲綸地切九重需扶日之忠洗沐恩深千里挹依
雲之色赫鸞章其游被藹燕喜以親承肆陟屺
之懷丕慰倚門之望蓋惟精誠懇至感悟在言語
之先是以眷顧優隆予告出尋常之外股肱心膂
一時之契合方殷雨露陽和百歲之萱華愈茂甚
盛甚盛某每懷動定殊慶亨嘉三悅未能幾載虛
門墻之蔭雙魚遠錫片言知華袞之榮披讀如臨
凌兢作範竊惟天親至愛疇渝戲綵之歡然而時

事孔艱人切回轅之想卽今使臣身勸時時瞻鳳
駕之星當宁精凝望望若枯旱之雨道固無二孰
君孰親理本相須卽忠卽孝導遊帝里豈公卿之
避輿非榮祝合羣情將宰相之廻班亦樂幹維允
資其運轉埏埴尚竊其甄陶某無任感激顙望之
至

上趙吉亭尚書

見龍業就念切依雲鳥鳥情殷懽騰愛日嚴慈生
色閭里增榮恭惟門下夙光燕翼首奮雄飛難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九

三百二十一

難兄純忠純孝家傳氣合比眉山之重三蘇武緯
文經見海濱之有二老望隆北斗允矣齒德俱尊
壽祝南山更爾庭闈胥慶吉祥善事萃集一門岵
屺遠心翔馳千里益二人之慕五十猶然卽一日
之養三公不易是捧馳封之命聿承洗沐之恩暫
輟銓衡言修定省御爐香煖平分啓事之餘親舍
風和再奉趨庭之際鳳吐霞而互燦鶴映雪以交
華碗進車渠丹呈勺漏酌金莖之春酒玉液並妍
舞繡藻之綵衣冰容偕潤此之至情真樂視王天

下海有餘乃其遐祐完名在人間世良罕覲某往
者牧豕海上壤雖接而未望清光迨夫策駑都門
刺甫投而輒蒙獎藉片言九鼎遂成監子之名七
邑三人獨被先達之譽豈衰駘遁形于霜鏡自郭
隗誤寵于金臺旣玷清華殊懷卵翼文章有神交
有道毫無端復之能薦賢爲國非爲私彌服狄公
之量屬以省覲獲近門墻仰伯樂而鳴敢忘一顧
縱羲和之馭倏踰三時報乏瓊瑤空忝栽培之桃
李響窮瓦缶聊申祝頌于椿萱室邇人遙形留神

往子來幾日知樂克之罪難逃享媿多儀然季子
之心可諒伏惟垂察不任翹延

答于穀峰老師

門牆在望遙追金馬之塵日月懷思驚被素鱗之
寵凌兢唯命瞻對如臨恭惟座下一代元臣百年
間氣明良喜起雅虛席於鹽梅禮樂文章幸分暉
於桃李時欽緒論實惟夙心粵自老師得請東旋
徒悵行旌於道左迨夫砥也被差南返才瞻景範
于家居造謁匪顛假借太過從容笑語猶姬公三

吐之風脫略形骸忘尼父一日之長更徼殺蒸之
惠如陵如澠兼聆雅頌之音非絲非竹破格刮日
于是有加鏤鬲銘干曷維其已別來千里時瞻黃
石之雲詎謂十行忽下金臺之邸瑤函對面儼尺
素如絳帷玉署生光榮片言于華袞備悉向來之
動定泉石煙霞想見當日之丰神岡陵松柏嚙咳
皆教卵翼知恩深銜倍百之情敢後生三之義伏
惟眠食省事慎培社稷之身富壽多男畢萃蓼蕭
之福某無任感激祝願之至

上李九翁座師

絳帳遠違慨步趨之無自青篋久曠嗟鱗羽之難
逢惟此精魂時依動定想金聲玉振預儲調燮之
猷而廣廈細旃默藉薰陶之益聖功允賴師範攸
存益誦說但人力相求乃觀感本天機自動故道
術博聞之士多言而格心或難唯泰山喬嶽之功
不動而及人常厚孰居無事是謂誠悟而精孚子
如不言亦已流行而發見門生某本來蒙昧况隔
門牆辟河漢之星俯月則明遠則黯如山蹊之徑

暫由則路否則茅爰自病歸屏居荒落雖杜門伏
枕足用藏修而臨寡撫孤倍難調劑是以曩頒玉
海東芝檢以自如應著漕書屬草藁而未竟維此
夏月卜先兄之大事始完值彼餘閑庶不敏之陋
才可竭敢因風便附布問私伏惟勤而能逸圓以
用方槐分清影漸成台宿之三桂茁靈芽預兆燕
山之五門生某無任瞻仰惻藉之至

候馮琢菴

畧移北陸正陰消陽長之時慶見南雲適節哀順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二

三百三十一

變之日赤紱畫錫賁道天開羨和風洋溢於一堂
睇瑞靄氤氳于五色葢門下懷永言之志直欲終
天而朝廷待移孝之期有如望歲乃今機逢乾一
雲龍之會將乘加之月值復初天地之心斯見吉
祥相召權忤曷勝某如蚓如蚤聊以聲音自效爲
蔡爲藿原從培植而來竊惟天啓宸衷枚卜之圖
正切然而國斂民怨土崩之形已成欲奏安內攘
外之功信惟旋乾轉坤之力廬未出而大業定曾
見古人若一格而萬姓安是在今日伏惟精孚黼

展仰答知遇之恩計豫綸扉立見平章之效某不
任仰賀顒望之至

答王忠銘先生

文昌日麗煥禮樂於南訛綸閣風清倚喉舌於北
斗金甌欲覆絳帳如臨欽惟老師閣下一代宿儒
三朝元老泰山喬嶽國家默藉其勛猷水鑑鈞衡
天下想聞其風采頃緣入賀執玉帛以領縉紳幸
遂親承奉几筵而聆嚙咳虎拜稽首慶河清誕聖
之時龍見在田逢枚卜求賢之日乃端揆且有後
會某不任感激怵慰之至

與邢崑田經畧

自遘島逆屢厯廟謨大都情形隔而籌策踈弗固
援袍之志以故議論多而成功寡率同築室之謀
捧讀台箋仰窺英略指陳規畫敵已在吾目中奮
迅激昂功竟成于闔外兵分三路巢穴搗而狡兔

之計窮動出萬全煙波蕩而長鯨之首授乘風濤
于黑夜間亦網漏吞舟磨霜刃于滄溟竟爾魂銷
跋扈遂使王功伊濯神威震出日之邦我武維揚
大義揭中天之表蓋以遏以篤皇靈之振高軼周
文而于襄于夷門下之勲遠符南仲此不但首山
西諸將鷹揚之雅志斯酬抑且稱中興一人麟閣
之芳名永著某驚心捷奏幸分榮于枌榆桑梓之
間拭目凱旋庶流輝于鍾鼎旂常之上伏惟事勦
善後秦嬴之逋孽畢除功惡居先晉范之謙光再
見附言下執不盡私衷

答郭明龍祭酒

太學賢關輟儒臣于鶴禁舊京化本肅師範于虎
闈翹憶臺光驚承寵翰欽惟門下三楚精英一朝
偉望鼎鉉涵潤宜調東閣之梅離火騰輝暫近南
訛之日謂此章甫逢掖似沿晉代餘風正以樸棫
菁莪浸匪周文雅化爰成始誠示尺步而繩趨且
用刊行俾家傳而人誦然而始非創作誠寓勸機
雖藥石與芻豢以同功辟轡策務人馬之相習鑄

成均之右庶幾國有真才洩奎壁之間當見夜生
寒色乃琅函芝檢不什襲以深藏而賸馥餘膏越
千里而馳賜受而卒業彌傾山斗之思持以鏡躬
祇切韋弦之惕伏願韻江聲而染山色括六代以
綵毫起壁水而贊薇垣收元功于華袞某不任感
謝之至

答王荆石相公

無前相業翼蒼震于黃扉有渥主恩燦紫泥于丹
壑密勿想羨梅之合門墻生桃李之輝恭惟老師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五

三百二十一

臺下清高絕俗猷畝憂君啓沃衍爲家傳寰宇涵
其世澤粵自身歸南國久懸出處之占微獨功在
東朝尚切碩膚之遜帝嘉定策龍章耀鶴髮之前
士憶及門鴈足附鳳毛之末寸心千里嗟阻聽于
論一文札十行辱厯思于典記撫珠璣之錯落宛承
咳唾之餘對綺繡之輝煌忽念剪裁之雅仰窺名
實兩忘之境情見乎詞思昔經綸獨運之猷物昭
其象門生某循片言之誨敬作箴銘榮五綵之施
敢言衣鉢伏惟提一筆以再入懃深望于元元首

八柱以高擎興雅歌于贊贊

書

與友人論文

館課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難言久矣不佞
么膺樸櫟其於文又其所茫若也則胡敢置論焉
竊睹執事含咀英華振揚芬藻一時士毋不斐然
嚮風者則不佞願以一得就正今之文亦可謂極
盛矣家操觚而人染翰厥塗互異乃總其大較不
越乎兩端而已非矯翼勵翻標倂偈奧衍以爲奇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六

三百十四

則恬愉自喜斤斤游於方之內以爲正爾顧不佞
以爲文不必於奇亦不必於不奇要在得其所以
立於奇正之先者夫呂梁之水懸流噴沫上干赤
霄其駛淪迅運詎匪天地間奇觀哉自然之奇也
日星雲漢爲章於天千古如斯而人不厭焉何也
則所謂貞觀貞明者也故正而不厭雖正亦奇自
然之奇雖奇亦正是以六籍之文渾噩爾雅而其
精光直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向奇何正何弗奇
何弗正彼有所以立於奇正之先者矣其所以立

乎其先者何也蓋非如今之日事蒐羅以資閱博蓄其神氣時而洩之之謂也嘗試觀司馬氏當其作史記也其所採自左國而下訖楚漢春秋不可謂不博歷箕山禹穴諸古名區域加之發憤著書蓄氣不可謂不厚乃其文雄視百代矣識者有遺恨焉則其是非頗繆於聖人也然則文章家之所先者可知已故竒正者文也藻績而出之者辭也蓄自流滿自溢機洽而神王縱橫惟意者氣也是非不繆於聖人焉理也蓋理先之氣次之辭又次

之而後文乃可論焉譬之樹然或輪困離竒或籠葱可悅豈謂非枝葉點綴元氣所流貫然哉大都則根莖之爲矣夫理亦文之根莖也竊見世之作者沉酣遷固枕藉公穀舉其精神意氣一之於文乃若光昭性靈明炳大誼探理窟而析倫奧者抑何寥寥也取材於百家借唇吻於秦漢而不一稟朔委面於六籍不亦惑乎夫宗經之說驟而譚之或見謂迂則亦未之深思也凡諸子不必盡醇百家不必盡粹而人之心志耳目常交相變化故惟

中有真宰之士爲能涉駁雜而不流習奇僻而不染中無主而詞之嗜鮮不敝矣彼日夕循誦浸淫轉移至使心術大壞而不覺以故文日紊而天真亦日澌滅無餘又其甚者如蘇季之讀陰符袁悅之棄論語而艷戰國策並蹈變詐卒以階禍則逐於諸子百家而不宗經之過也夫六經之理吾心所自有之理奇非此則軋茁正非此則萎蕪是所謂辭之主氣之帥而立之乎文章之先者也是故不佞竊有志焉唯執事裁示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八

三百七

與黃縝軒

謹啓敝鄉毛生襲爵事據其疏內所述文簡定策討逆之功世廟酬功申諭之旨文忠同功同封已然之例皆鑿鑿不謬事下貴部門下亦旣悉之矣側聞門下高誼謂文簡之功不可泯世廟之命不可虛而文忠之例可循慨然議覆不佞同鄉之人不勝欣幸已而復有所聞似謂此事必先行覈而後可題覆者竊以爲門下卽慎重必不爲此過慮也文簡諸子蔭各有定而錦衣則明以屬太僕公

渠者乃太僕之子四人獨延祀一支在耳今應襲者非延祀之長子而誰今必欲覈諸其鄉乎不佞等非異人夫亦文簡之鄉黨鄰里也卽未人人諳其家世固亦與有聞焉而况其家藏遺訓墨跡宛然縱使行覈恐亦不能有加於此此其一也夫文簡厚於爲國而薄於爲家其子孫曾不三世蕭索已極今者毛生益借資以抵都而寄食以待命力非能再來勢非能久寓也如貴部誠察其無他卽宜爲及時之甘霖不宜從掘海之緩計且一經行

覈淹速之權

儘

胥吏留難需索爲費不貲此必不

冀之數而停滯沉閣之左券也又不然以門下隆

望擢在旦晚覈檄之下其不能先未擢而來也明

矣萬一繼典其事者不以此舉爲慎重而疑其不

任更相推諉爲說滋煩此不必行覈者又其一也

夫毛生所援非楊氏宗吾例哉按宗吾疏以萬曆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下部而二十四日覆疏已下

巴蜀遠矣此必非行覈而後覆者也彼其覆也抑

何所據乎倘今者亦可做而爲之歟此又不必行

覈之一驗也有此三者故知行覈非門下意也夫世廟恩典原非私一文簡門下議覆亦非私一毛氏之子孫不佞等之言豈其私一毛生哉獨念文簡之功施之宗社被於海內今海內之士得於傳聞者莫不欲亟舉茲典以彰朝廷報功勸忠之美卽東土可知在昔宣孟有後惟韓宣一言是賴叔敖之子淪於行乞荆楚之人實共憐之今門下方欲揭韓宣之義不佞等豈獨無荆楚之情冒昧奉懇伏惟垂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

三百五

與李瀛洲邑令

生聞之患未至而言之見以爲迂患旣至而始言又已無及今備倭之說是也敝邑瀕海倭犯最易議者徒恃其僻陋謂必不以我爲虞又或謂山陵原陞非倭所便皆左也而慮其必至者又大都東賞秣馬爲臨時逃遁之計蓋富室巨姓莫不皆然君侯將誰與守乎君侯英猷遠略知必有談笑而禦敵人者顧謀尚乎萬全愚不無一得生請以一得佐前箸一固城池夫城之陵夷庫薄非倉卒可

爲馳其高不可爲其堅可爲今畚鍤且浹旬矣鄉
官之督促未嘗不勤而以彼里閭戚識易爲寬假
東門之哲誰則任之生以爲倭寇果至四位父母
必且分四面而議守將來之守人當其一面則今
日之修宜人任其一面各修信地其修必固且力
專而易爲功以上役下下必不敢自愛其力且日
少而功自倍如是而城池之險足憑也一選強壯
語曰兵貴精不貴多今之所謂壯丁者逐戶而籍
之一何多也以今庫無餘財固無所以養此屬者

卽有之亦安能以有限之財供此無用之冗爲今
之計似宜于點驗之時擇其強幹驍勇者勒爲一
籍而量給工食安其室家令之分番守護公私兩
得一旦有急然後按籍而盡召之其老弱不堪者
罷之可也一留富室夫富室巨姓人之望也藉今
富室果去雖有強壯必且懷攜貳之心且城池非
強壯不守強壯非富室弗供謂宜徧召上戶移之
城內財力合則保障完耳目衆則備禦周所謂同
舟而遇風雖胡越相援如左右手人縱不皆忠義

其有不自爲者乎一聚貨賄夫古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固也顧今重賞安從得哉竊謂以卽墨之財供卽墨之用似無不可者我儀揆之有如寇至城萬分一不守人不能保其軀命室家其能有財貨乎是則分財之半生而身獲全室獲安人之所甚願也君侯試爲簿書備書鄉宦富室之名如緣簿之例聽其任意多寡注于名下刻期收入以爲工食犒賞之需生雖貧當爲諸公先之矣非生之迂且矯也不幸而倭至此可以得鄉兵之死力幸

而不至損此無傷也一嚴法令吾聞之人聚則亂軍不斬不齊及今尚暇似宜早署部伍每一父母統幾富室每一富室統幾壯丁各有紀律整而不亂而明示之法有犯無赦彼兵旣懷吾恩自不敢不奉吾法庶其有濟也至若公平正大以服衆心廣詢博訪以盡羣策征輸按期而不驟撫循勤懇而情溢乎法之外以固下情此君侯之雅政固然無喋喋矣生將抵荒庄偶有所見草草述呈伏惟

與王樂安

恭惟門下奮跡帝鄉縮符巖邑洞越甫發陽春四
播以彼道路流傳美焉盛焉卽輦轂之下可知已
客歲門下看花釋褐正不佞捧節趣裝之時至今
以未獲望顏色爲恨然而封壤相接才在五百里
之內治聲耳之甚蚤望顛不啻也欣慰欣慰計不
佞北旋當在春暮儼躬自稱賀而貴治鄉先生曰
卜君者久羈敝邑不佞爲之惻然懼日暮途遠不
克相待輒先此附候卜君名相往司訓敝郡因家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三

三

焉今年迫八旬老矣不佞之過里也君以向者有
及門之雅親扶杖而來持之泣謀歸骸骨此仁人
之所隱也顧卜君去其鄉土二十年舊產蕩然宦
囊亦罄徒與其子及內姪二三人餓莩自甘無卓
錫地爲資身之策其奈何幸門下收之如有意乎
收之則幸有以曲全之卽如抱關擊柝者之祿亦
餬口者之所急矣此舉出自鄙意一則懼衣冠宿
儒遂爲異鄉之鬼一則懼丁壯如二子遂爲流離
溝壑之人是吾黨之醜也惟尊裁

